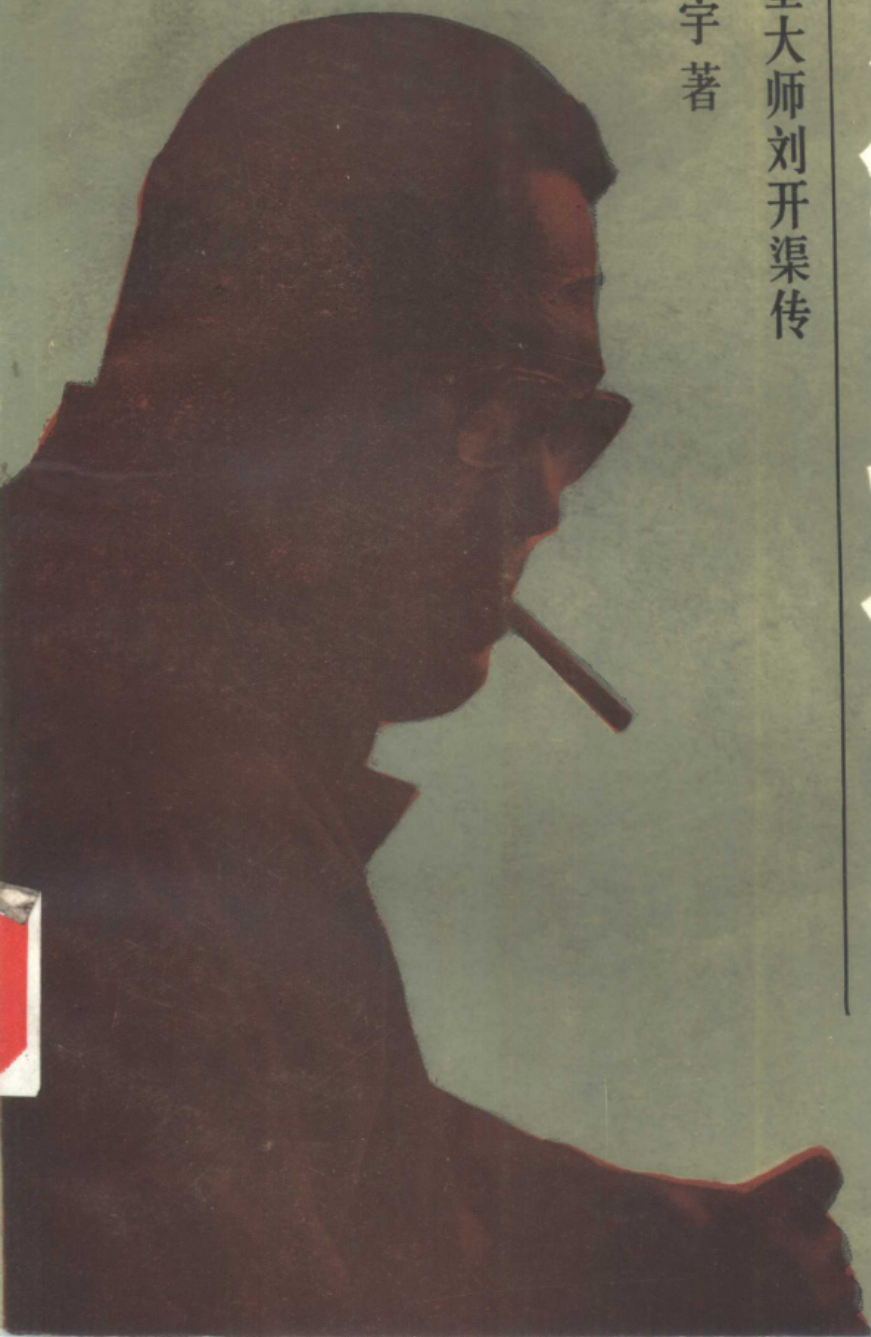


青铜与白石

● 雕塑大师刘开渠传

● 纪宇著



纪 宇 著

青 铜 与 白 石

雕 塑 大 师 刘 开 渠 传

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丛培香

封面设计：伍端端

青铜与白石

Qingtong Yu Baishi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字数350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5 $\frac{3}{4}$ 插页7

1986年3月北京第1版

1988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2,301—5,740

ISBN 7-02-000369-9/1·370 定价4.35元



一九二五年刘开渠(前排左三)在北京与好友谭祖尧(前排左一)、丁月秋(后排左一)、赵其文(前排左二)、柯仲平(后排左二)合影。



刘开渠一九三三年四月摄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米格朗基罗广场



一九四四年夏刘开渠全家在成都合影。(后排左起：夫人程丽娜、刘开渠。前排左起：小女儿刘沙平、二女儿刘米娜、大女儿刘微娜。)



刘开渠一九四四年在成都工作室中。



王铭章骑马像
(作于一九四〇年
并立于成都少城公
园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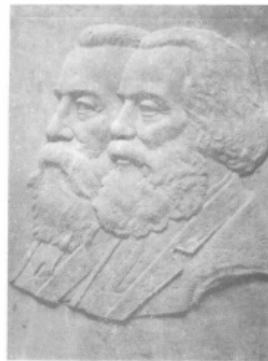
孙中山铜像(作于
一九四四年)



《农工之家》局部(一九
四五年作于成都)



鲁迅像(一九四七年
作于上海)



上：马克思、恩格斯像（作于一九五六年）

下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（作于五十年代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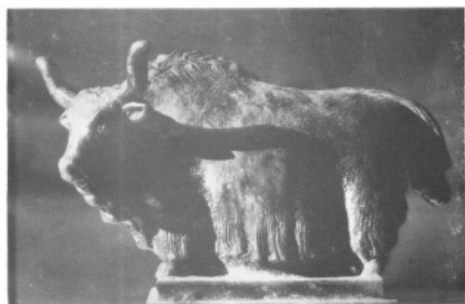


上：刘开渠在工作室进行
创作（一九八三年）

下：周恩来像（完成于
一九七九年）



向新时代致敬（作于一九八四年）



牦牛（作于一九六五年，石雕作于一九八一年。）



上：刘开渠一九八四年
元月摄于北京家中。

下：刘开渠在工作室中
(一九八四年)。





上：刘开渠与夫人程丽娜（一九八二年冬） 下：刘开渠同夫人程丽娜、女儿刘米娜、孙子吴刚、刘锋（一九八七年夏摄于书房）





刘开渠在工作室中(一九八七年)

序

盛春四月，我又一次按响了北京西单太仆寺街一个四合院的门铃。

我从青岛来到首都，来到刘开渠教授家里，正是中午。

“知道你今天到，”刘老笑吟吟地说，“正等你一块吃饭呢。”

不用寒暄，没有客套，我擦了把脸就端起饭碗。仿佛我是长途旅行回到了家里，亲切温暖的气氛象门外春天的阳光，倾泻在我的心田和身上。

已经记不清我是第几次来刘老家里了，特别是近三、四年来，几乎每年都要在这里住几个月，就象是这家庭中的一个成员。

饭后，刘老亲自去看看早已为我收拾好的房间，摸摸床铺，又吩咐小外孙锋锋端来台灯。

“您最近又在搞什么创作？”我问。

“正做马本斋的像。还参考米娜做了个青年妇女像。咳，时间太少了，有许多构思都没空做，只好放弃。”

我们说话时，刘老的夫人程丽娜摸索着解下自己用的大门钥匙递给我，亲切地说：“你还是用我这把钥匙，进进出出方便些。”

接过钥匙，接过刘老全家对我的信任。

快十年了，还是在“文革”的动乱年代，我认识了刘老。那时候，他虽然最后一批从“五七干校”回到北京，但没有给他恢复工作。本来属于他一家人居住的小四合院，被强占了四分之三，他只好住在从前传达员住的小房子里。工作室里，到处都堆满了从被强占的房间里掀出来的书籍、家具和杂物，根本不能进行创作，再说当时也不允许他创作。

他已经七十多岁，深感时间紧迫，却又整天无所事事，心情十分苦闷。当我们越来越熟以后，他对我谈起家世，谈起他走过的艺术道路和一生不懈的追求，也谈起他在动乱中的悲惨遭遇。

听着他的讲述，我的心在紧缩，在颤栗。他无声地流泪时，我也约束不住自己的感情了。可那时我很幼稚、很迟钝，并没有意识到要写点什么。

当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折，人民终于胜利了的时候，他精神振奋，渴望着为祖国的雕塑事业多做些工作。

一段时间里，他的满腔热情受到冷遇，除了偶尔参加个会，几乎没有什么事情，他等待着重新工作。我多次来看望他，我们的交谈就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深入。我觉得，报刊上从未介绍他对雕塑创作的杰出成就和艺术教育的卓越贡献，是一个不应该有的遗漏。于是，我突然产生了要写写他的愿望，写他经历的痛苦与欢乐，充满希望和追求的一生。

“刘老，我为您写个小传吧，把您的生平记录下来……”

刘老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。他说：“我的一生很平凡，不值得立传。”

“不，您的一生都贡献给了美术事业，您的经历就是中国现代雕塑史的缩影，写出来对社会各界了解和支持雕塑艺术，对教育青年一代都很有意义。”

刘老摇摇头，“我没有那么重要。你对我的估计偏高了。”

“不，这不是我随便讲的，王朝闻同志曾说过，‘要写中国现代雕塑史，就从刘开渠先生写起’，这您是知道的呀，我没说错吧？”

刘老不说话了。沉思良久，他提议说，“你写小说吧，我把所有的材料都提供给你，你写一部关于雕塑的小说！”

“写小说？”我一时没理解刘老的意思。

“对，写关于雕塑的小说，”刘老对自己这个突然涌上心头的想法很欣赏，兴奋地说，“写小说多好，主人公的名字可以虚构，写起来自由自在。你写一个从偏僻山区走出来的少年，怎样在饥饿和贫困中挣扎，终于学成雕塑。在旧中国根本不能做雕塑的情况下，如何坚持和奋斗下去。通过雕塑家的命运，概括出一个动荡的时代……”

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表示同意：“那么，还是得先听您讲。”“当然，不过我可不会编，只能照实讲来。我的祖父、祖母以及父母和我出生前后的故事，大部分都是祖母告诉我的。解放后，我的父母多次到北京来，他们自己也为我揭开了许多童年时代的谜。我这一生，还挺复杂呢！”刘老的目光穿过岁月的烟云，仿佛回到了故乡萧县，看见那小小的村庄，村后的大山，村前的长河……

不久，我搬到刘老的工作室住下了。朝夕相处，他的讲述就更为详尽。清晨，深夜，饭桌上，散步时，我都在聆听着刘老娓娓的倾谈。夜晚，朦胧的月光洒在工作室里，我看着摆在房间四周的塑像，马克思、列宁、周恩来、红军战士、杜甫，都好象要争着对我讲雕塑家的故事。

录音机磁带轻轻地转动，笔尖在稿纸上沙沙地响，从童年到青年，从北京到巴黎，泥土和石膏，铸铜与刻石，爱和恨，血与泪，

交织着、喷涌着，我眼前映出英雄碑浮雕上的壮阔画面，耳边传来一声声灵魂的呐喊……

与此同时，我也采访了刘老的许多同辈人、亲友和学生，不断丰富、补充和印证材料。

四年多过去了，岁月的步履跨进一九八四年，刘老整整八十高龄了。这年五月七日，由文化部、中国文联、中国美协、中央美术学院、中国美术馆、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联合主办的“庆祝刘开渠教授从事艺术活动六十周年大会”在京举行。

在此之前，刘老出于谦逊，曾几次正式提出不要举行庆祝会。主办单位为尊重他的意见，也在给中央有关部门的专门报告中提到了这一点。但上级还是决定如期召开庆祝会，他只好服从了。

庆祝会的热烈场面是我终生难忘的。那春雷般的掌声震荡着会场，闪光灯的明灭接连不断，记者们纷纷抢拍珍贵的镜头。

这不仅仅是掌声，这是心灵和心灵的碰撞，迸发出震天的轰鸣。这不仅仅是闪光灯，这是眼睛和眼睛带泪光的交流。这一切都是祖国和人民对一位卓有贡献的杰出艺术家的衷心祝愿；这是学生们对老师无限感激之情冲决堤坝的倾泻！高度评价他一生功绩的讲话，热情赞扬他人品和艺术的贺词，使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昂扬。

穿着民族服装的蒙古族女青年向他献上了洁白的哈达；戎装的解放军文艺战士向他致以庄严的军礼；更有著名的作家、艺术家捧出了真挚的诗篇、飘逸的书法、精美的画幅。还有一件件珍贵的礼物，一束束盛开的鲜花……

刘开渠站在主席台前接受着人们的祝贺。他觉得，这不仅